



終北錄
一名成唐太日記

ル 4
3118



門 九 4
3118
卷

12 4
3118

安政丁巳新刊

終北錄

一名成唐
太日記

會津 高橋氏友于亭藏版

高橋氏友于亭藏版
九郎地三
年正月

書終北錄首

紀り莫奇おは軍西土邊陸多故常
置成四才故如元張輝佛邊埃紀り
剛曹学佐游 薊の記比と不絶我
新河海靖是二を餘年 於此未嘗見方
臣軍紀り若 高君終北録絶無而
僅者名也 君向從精已古賀先主居

如之從与韓人疏和韓人駭其款
叙君騁白鯨域耀武唐太在人言心
爲一大快与九与君同在韓之先平之
口白改在年疎之將与了木回於不地
慨歎又續了書其云云



丁巳年三月念五逢弟用九織書白櫻花

書終北錄後

古今紀行可觀之文不勝俚指然其行
蹤率局于域內而淄川老兄此冊躬窮
蝦夷奧區殆及鄂羅斯邊陲其山海人
俗之險恠詭異收羅無遺文字周匝考
據精密使讀者毛骨聳然拍案絕叫實
人間一奇冊也歷史所載外域傳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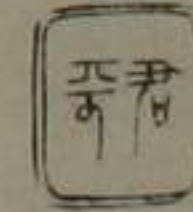
史之餘波謬誤錯出固不足據也如職
方外記西域聞見錄海島逸志奉使鄂
羅斯日記等頗可取而參考他書則猶
文誕妄終不如此冊確實有據焉且蝦
夷天地間寂僻境如遠西人雖事好穿
穴而至于此地則云未能詳知也如本
邦人所記環海異聞北陸杞憂及幸太

夫五郎次與間宮林藏筆記或屬傳聞
或淪俚俗亦不如此冊全羨焉予久聞
其書而老兄遠在會津恨不得寓目而
頃者老兄祗役江戸一日携示予且云
少作草稿雖不足存其事則或不可殒
也以子同門舊知竊以不爲耳凡其字
句有不妥貼者爲煩商量焉嗟乎予何

人豈堪為他山之石哉展閱之際開爽
心目欽歎不已漫書其後以還之更願
俟他日謄寫一本以便于省覽云松田
順之識



松田坦書



終北錄

會津高津泰平甫著

俄羅斯僻在海外其地舊與我隔絕近蠶食漠
北東南至於海西顧朶頤蝦夷屢託通商欲以
窺邊寬政四年壬子九月始使人名良都久須未牟送
還我漂民至松前請互市文化元年甲子九月
遣其重臣名禮左乃布再送漂民至長崎進國書方
物以申前請幕府以祖宗之法禁清蘭外
通外蕃不允居二歲果寇加良布刀明年又入



惠刀呂布轉掠加良布刀 幕府乃命本藩
遣兵戍西蝦仙臺戍東蝦於是 公遣藩相內
藤信周為軍將戍曾宇耶番頭梶原景保戍利
伊志利藩相北原光裕以陣將戍加良布刀軍
監丹羽能教番頭日向次明屬焉番頭三宅忠
良戍松前五年戊辰正月饗將士賜兩將以佩
刀諸軍踵發予同上遠野重隆私從陣將重隆
武人尤長火技於是行固宜有所為予也一介
書生於武無足言者又非有奇策可以參謀徒

用知舊見取耳渭川原翁安部并芝浦牧原景
武皆詩而訣家兄信友賜螢火九十一日戊申
前鋒啓行 公於鼓門內送師師由埋門出蓋
以埋門充凶門也時積雪滿山寒氣凜冽輜重
悉載用冰車晚次猪苗代城下陳將告禱 藩
祖廟以鳴鏑二枝叅政并深重高以君命來餞
十二日出壺下口踰楊枝嶺絕頂峻滑布藁於
雪上以度軍晚次中山十三日早寒發中山途
間雪融土見晚次本宮十四日過二本松巨砲

運轉甚艱藩侯為出夫助之自此以往列藩皆
然次福島十五日度國見嶺次越河十六日經
摩鐙坂過白石次大河原十七日次中田仙臺
侯使來犒師十八日過仙臺藩侯使人要陣將
入客館賜以比目魚晚次富谷新町頒藩侯賜
於軍人十九日次古川始食海參二十日次月
館二十一日次一關按多賀城碑曰去蝦夷國
界一百廿里古以六町為一里則一百廿里抵
今廿里以里程推之此以北蓋古夷壤而當時

置關之所也或云藤氏據與時設關於此二十
二日過平泉藤氏舊墟也藤氏世崇奉浮屠興
建伽藍不可枚舉源右將東征盡罹兵燹唯中
尊寺巋然獨存東鑑中尊寺堂塙四十四禪房
三百餘今僅餘二十餘就中金色堂尤壯麗堂
內為三壇壇上安佛像壇下置藤氏三代柩仙
臺黃門嘗開視清衡柩長六尺廣二尺以白綾
為衾填以漆藏鐵劍一口金印一顆文曰鎮守
府將軍印基衡秀衡俱中白而表錦衾用白絹

填以未又藏秀衡第三子忠衡首函藤氏割據
奧羽四世九十九年富彊無敵後嗣不肖一敗
委地徒遺槁骸於千載可勝慨哉晚次水澤二
十七日再用冰車冰車用舍係雪淺深雪之淺
深似不因南北而因高卑故二本松以北雪淺
至此漸深晚次花卷我藩軍法每日啓行宿頓
吹螺為號南部侯使來告師曰敵邑惟火與亂
警用螺請代以他物勿使國人驚擾陣將乃使
梶原景興對曰出師之初許閩外之事一用藩

法從事今將仰副尊命則若墜鈞命獲罪於寡
君何二十八日次郡山二十九日次盛岡城臨
磐手川川水勢湍急不可豎柱以鐵鎖連綴大
船為浮梁富庶不減仙臺初南部治三戶滅九
戶之後徙此云二月初一日丁卯發盛岡山路
登降左磐手而北至柳臺西望巖鷲隔江巍峙
於雲霧中麓有厨川城趾經雪浦有老松大三
四人圍垂條如弱柳次沼宮內初二日過中山
嶺山下觀音閣藏源將軍義家鼎厚三寸徑二

尺五寸閣後清泉一泓相傳康平之役官軍之水將軍以象頸鑿山出泉是為磐手水源南流六十里至石卷而注海世謂之北上川嶺上雪深丈餘風寒特甚下視空濶凡一州分流此其脊也晚次一戶初三日踰末松山盤折而上絕頂曰波打坂路旁崖石間潮痕現存往往含蠟殼要是滄桑以前之物而其形未壞則覺天地開闢未久矣亦可以證邵子元會之說也歷福岡上叢坂次三戶福岡一名九戶九戶政實之

據邑叛豐關白乃命三好黃門東征令蒲生氏鄉會與羽之兵討平之即此政實與津輕大浦為信同時叛主而一侯一誅雖有天命亦可以見豐臣氏政令無恒矣初四日早發三戶數里上山始見海水於北方縹緲如雲烟午後次五戶聞去此東北三里有市川一夕鯨逆流而上蕩而槁焉徒手得七十三故軍行無日而不飽肉初五日渡六戶水自此地勢平曠一望無際惟西方群山駢列積雪挿空望之若銀臺玉闕

晚次七戶南部地稱戶者自一至九不審其由國音戶與閉伊通則知古閉伊郡地也初六日渡壺水過壺村旁近有石文明神祠相傳阪征東東征至此勒日本中央四大字於石所謂壺碑是也今失其所在而世人以多賀城碑充之誤矣與為中國東陬此又東陬盡頭而征東稱為中央者蓋包蝦夷言之也當時與羽未全入版圖而為言如是可見規模宏遠與夫勒石燕然標銅交趾以自畫者異矣今也皇化遐覃海

外窮荒絕域罔不服從幅員之廣殆倍上世則始知中央之言得其實而非苟為大而已矣午次野邊地由是東北去佐井西北去津輕驛正直其衝北則大海浸天遠通松前箱館初十日發野邊地由西路右海左山而行迺夫不足使軍士勦力轉運午次平內賜酒勞軍士十一日竝海至野內路極險海畔多竒巖此日疾風鼓浪雪濺雷吼聲勢雖可畏絕景亦可觀矣自野內而西路始坦晚次青森是行大雪甚寒未嘗

有如今日可畏者以是邇夫多道亡輜重半不
至此地雪最深人家埋沒僅露其脊人穴雪而
出入狗鬪於屋上以海路未通駐師待雪釋津
輕侯以酒犒軍自此以西濱海之地稱外濱一
名合浦多產美石軍中好事者拾以為玩三月
十六日壬子發青森次蟹田十八日過狗竇巖
上合下開路出於其間以形似名焉次今別亦
出美石二十四日松前奉行肥後守河尻春之
赴鎮途歷此陣將率其屬迎謁二十九日至三

厩九舟鳴鼓斂螺以次解發一奇巖側立當巖
口巖有三窟大各容數人俗傳源判官繫馬處
港名取此判官入海之事民至今稱之甚至妄
人偽撰其傳託金史別本以實其事源白石嘗
已辨其妄自古死而可憐若高倉王豐右府及
唐駱賓王明建文帝等人以為挺身逃逸不死
者多矣不獨判官也自此至松前洋中有三險
曰龍飛曰中潮曰白神潮水皆自西北來橫於
洋中數十里人云此三潮之險過阿波之鳴門

客舟至此遭害者前後不少蓋天之所以域華夷者也是日適風徐潮恬不似平日險艱然尚振撼搖蕩舟中之人為之吐眩顛仆不能自持者十八九矣晚達松前館于城北法幢寺寺乃故松前侯香火院也按松前舊渡島地去平安四百十六里去江戶二百九十里北極出地四十二度東自山越內西至熊石其間七十里邦人住焉以外則蝦夷矣蝦夷分東西北三種其地島嶼鼎峙綦布不可勝數國雅總稱為千島

要今所謂加牟左都加

舊名久留志伊志伊後俄羅斯更名

左牟

多牟等皆古奧蝦矣四月初一日丁卯始見梅花初八日主僧設龍華會士女駢闐始見蝦夷人被髮長鬚左衽跣足耳穿銀環其狀甚偉每謁貴人必數人携手鞠躬而前貌類蝦故有蝦夷之目遍身毛深因一名毛人志載像兩眉中不斷者傳聞之誤也俗占立春後八十八日必有暴風是日以當期舟人皆登陸避厄然天色晴霽略無風濤是以後軍航海是役也余二兄

咸從軍伯氏樋口光貫屬左軍叔氏佐藤信友
屬後軍十日信友來見陣將十三日登舟下令
軍中曰海冰已解賊船出沒不可測宜各備弓
箭銃砲槊鎗以戒之松前人甲崎富藏數涉曾
宇耶加良布刀善知地理通夷語因取為嚮導
已刻乘東南風放洋過小島無居民產海獺狀
類海獺竊毛黑色性好睡常偃暴於礁石上聽
人聲輒沒水故捕之者潛息徐步乘其熟睡而
拵之肉甚美日暮抵大島北望江差山入夜金

波蕩搖月色可觀自是舟行不舍晝夜十四日
早至江差洋經熊石東北風作午回東南過於
古志利其山不甚高無居民產鰻魚過大田崎
抵世多柰伊洋水色黯湛風急浪作舟人多不
能起坐云世多柰伊水入海之處舟師曰自是
以往波濤洶湧非復南方之比舟中戒火甚謹
設官司禁入夜不許吃烟十五日望中諸山殘
雪未消又東望後方羊蹄山雲氣罩其麓僅見
其頂按史

齊明天皇五年遣阿部臣率飽田渟代津輕膽振鉏等酋帥以伐蝦夷置郡領於後方羊蹄而還即此晚過於加毛伊崎有礁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十四五丈狀若人衣冠拱立夷人神之呼為於加毛伊猶華言神也每舟各結芻為小舟投諸海以祭之風急舟銳舟中之人困病倍昨十六日過伊志加利洋即伊志加利水入海之處過此則波始靜是日順風舟行甚疾命銃手習放始見海豹出于船傍日晡遠望二山相

竝舟師曰南亘於利北耶牟計志利大如一粟十七日平明過之二嶼大小相比以遠鏡照之草木人家歷落可數有蝦夷六人見我舟急駕獨木舟來上兩手於額禮予輩而去午後濃霧四合舟行太鈍未後西南風大作霧散天晴舟迅如飛過利伊志利至能都志耶牟薄暮霧作因下碇洋中利伊志利猶華言高島在曾宇耶西南十八里其山特立大洋中峭拔秀麗上干雲霄舊傳此山甚靈異其上人跡罕至至則崩

石撲人朝鮮之役加藤清正入兀良哈歸途於
青州逢松前人曰天氣清朗之日望見富士林
子平謂兀良哈與我隔絕惡睹真富士蓋誤認
此山為富士也嘉吉中武田信廣自若狹以舟
師取蝦夷也先據此島南師攻松前松前主蠟
崎氏不能抗納女妻信廣以國降云島多產鰻
魚於夷中舊稱為富庶比歲賈舶往來痘瘡隨
而至人不知醫藥拱手待斃闔島死亡略盡僅
餘十有三人十八日過曾宇耶洋曾宇耶北與

志良奴志相對兩岸相距十有八里志良奴志
北蝦西南陬地也北蝦舊名加良布刀加良邦
人呼外國之稱布刀夷語謂水口蓋以此地為
麻牟期水之衝併取華言與夷語名焉也是歲
更名北蝦夷圖經以此土為高麗地者誤天明
六年幕府始遣人檢其地寬政二年松前
為置吏此間潮水東旋舟隨潮勢而行右還入
加良布刀洋北海多鯨加良布刀洋為最游汎
出沒如鳧鷗噴水成雨海舶甚畏鯨若誤觸之

輒覆故相戒至不敢斥言其名暮見一山於東方隱隱如雲舟師指以為志連刀古志連刀古北蝦東南隅地也入夜舉火八舟皆應十九日早船上張旗幟沿岸而前辰刻至久志由牟古多牟為北蝦南瀕北極出地四十六度半九舟皆無恙絕徼之人聞我軍至爭出觀麋至蟻集詭形怪狀殆隨於羅刹鬼國矣此所被賊焚劫廠房倉庫盪盡但餘夷廬數十戶耳軍人至而無所舍皆露居海濱假張油單為屋以避風雨

時連日曠霾苦霧迷漫上漏下濕艱難極矣陣將即與軍監俱親躬跋涉山谷相土地形勢命有司曰董軍人及蝦夷刊木闢山以造作軍營三旬而成乃於海崖扼要之地安巨砲置烽燧嚴哨瞭肅部伍晝夜警備以待不虞又分兵遣大組物頭原捷重物頭伊東祐備龍造寺隆虎等同戍留於多加留於多加去營五里虞一旦警急舟行不便於應接差泰與野村俊文往視陸路通否五月初六日辛卯起行以蝦夷七人

從行一人為嚮導其餘舟運食重鎧仗富藏為通詞一行十三人循海而行沙汀平如砥每有小流入海鯨汭流而上相蹈藉死者密布水底風波蕩激腹破子出堆積汀上蹈之而行滅跣沒踝臭不可聞沿途又見乾鯨為鱗架架相望林立櫛比鯨夷中所在皆產焉形似鯢而背青腹白長七八寸至尺其子滿腹割取乾為脰嫁娶賀筵必取登俎祝其多子也其母子之夥飽海之内外按鯨字字書云似鯉恐非此魚俗惟

以其生東海姑取此字充之猶赤鬚產周防名曰鯛耳蓋東醫寶鑑所謂青魚云從此海濱每山開水流之處有聚落夷人零星而居土不生五穀其人以漁獵為生故無租稅無賦役又有小長而無大君長中土富商大賈必先納金樸買其地十里或二十里而遣能夷言者治之名曰支配人曰番人番人所居稱番家支配人所居謂運上家運上家統番家此二家猶官府兩人猶官人然兩人皆有名而無姓不帶刀其實

胥徒也夷人頗蒙蠢愚雖善捕魚不能結網罟故番人爲假漁具分其獲又以米鹽酒烟及鍋釜針絲之類凡一切日用養生之具貿易賺得奇贏其貿易之方一針易七十鮭其他可類推也故雖無租稅其入實浮于租稅以是其人貧苦困窮甚於中土乞兒天民不幸未有過蝦夷者及松前國除幕府遣士人監財賦稱曰調役每衙正副二人欲以更舊弊而更未盡也是日有夷人出觀吾行者男子衣犬皮婦女服

海豹皮又有連綴鮭皮蓋形者可謂窮矣午至志由志由耶無水令夷人入山取水以炊飯夷人則炙鯨脯爲食夷人殮不定時飢則食每食不過脯三四條富藏後停筋以待頃之銃獲鷓來夷中多鷓鴣皆巢于林木見人不避蓋不知有火器故也至此海水旁出爲一大灣灣口窄東廣不過里許人多以舟絕灣口而往還未嘗有窮陸者吾徒業已欲審陸路通否則循灣而前一望林莽下皆沮洳加以霧深霾黑無復徑

路忽見葦間獸跡大如盆相顧失色意熊跡也夷中有大熊大丈餘以色赤俗稱緋熊松前人說善負馬或曰羆也非熊行稍遠灣勢欲窮更前亦復空濶如此者不一而足約行已可一里有一水入海嚮導夷舉右手高於頂出左手屈三指蓋形語前途水深不可涉者猶有三也予與俊文欲強涉試褰裳蹈水水口淤塞初不甚深未及中流泥陷不可涉乃返以單舸截灣口至布良於牟柰伊宿夷人空宅夷中無斧鑿其

作廬舍用葛藟束縛成之墻屋皆覆以木皮廣不過方丈冬則穴居其製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阜如丘冢然中穴地為爐上開二孔孔必南向一以透天光一以通出入刻木為階蹈而出入志曰夷中之俗視之上世猶未有聖人者出之時信矣初七日左海而行有瀦產蠓炙鮮甚珍至留於多加有水注海云六七月間鱒自海入江則水面簇擁不藉網罟赤手可捕故遠近來漁常以大鑊熬油供人用俄羅斯焚劫之

後廠房未復但見破鑊狼藉於草間飯于沙上
渡水入松林中至別部下營之所而返俊文好
舟予好陸乃各從所好俱會于瀕尾入海處商
議欲自灣北繞而窮陸期富藏棹舟於灣以候
乃經保都布古志循灣而去半道遇泥而返呼
舟會潮退舟膠而不至時日已向晡無復人家
可寄宿進退維谷使從者入海試深淺幸水不
沒膝遂決意揭行中流得舟至志由志由耶投
夷人廬有夷婦守舍以夫不在抱兒赴隣家令

吾徒入宿夷俗男女之別甚嚴婦人性不妬忌
故一人蓄數婦婦女皆嫫母何也其俗生下來
不知沐浴盥濯况粉黛粧飾乎故塵垢滿面臭
穢可惡縱令有施媼不可識別焉初八日歸本
營備圖道路山川險易以呈報以陸路不通之
狀十一日山上營成而移軍初葺以椶皮最上
常矩曰恐虜望而知有人不如蓋之以椶葉遂
從其言廳事與記室廬隣記室大河原臣教余
授業師以故余屢往來一日語余曰師出日友

人下平次致饋以菜子一囊到此乃種之不生
要天下易生之物莫過蕪菁昔者諸葛武侯所
至即種以助軍中食次致意蓋欲令余效之也
而今如此則無如之何矣余頃視造營人鑿土
數寸下尚凍凝墳起則其種而不生莫怪也北
蝦五六月如中國九十月日午踏水水冷不可
久立夜可重衾而卧土人則猶言不耐暑露卧
沙上或足入水枕石而卧行夜者初視為死人
大駭十二日後隊自松前至初本軍發松前也

船隻不足因留軍人三分之一而去是日組頭
北原光豐物頭白井胤固等統領渡海來也十
八日野火偪營命各營出士卒防之軍中無倉
庫每火發輒徙火藥於海濱以避災北蝦土曠
人稀材木無所用蓄翳滿山陳陳相因若火一
著之延蔓數十里連日不滅防禦之術非整而
絕潛行地中而復熾故此間尤可畏莫野火之
若也由是申嚴火禁三十日於呂古人來以所
齋鵬翎蟒緞青玉易獸皮斧針酒烟諸物去其

國在久志由卒古多卒東北以邦人未有至其地者相距遠近不可的知一名於利加多聚落二馬一居海濱一住山中其人與蝦夷別種言語亦異剃髭辮髮服綿袍著革靴形稍潔非復被髮徒跣之儔矣聞其俗使鹿猶北蝦使犬東華錄記清境界曰東至使鹿使犬豈指是等所乎其酋長死抽腸胃乾之還內腹中然後埋又西北須米禮卒久留其俗與於呂古大同小異又踰海左卒多卒其人歲至志良奴志貿易蓋

滿洲屬國故其所賣盡漢物也此三國無年紀不知書契皆同于蝦夷但左卒多卒差狡黠善賈北蝦之地三面阻海北不知所極是歲幕府遣間宮林藏行窮焉不遂而還古來巡察

次六人天明六年幕府始差大石逸平觀其地寬政二年松前侯使高橋某自志羅奴志左循西海而北至古多卒刀留右至志連刀古四年幕府遣最上常矩左至久志由卒奈伊右至刀宇布都享和元年中村意積右至奈伊布都高橋一宅左至志與宇夜是歲林藏雖半途而返明年隨下蝦夷貢獸皮者由左卒如其多卒邇麻卒期至德楞哩名遇清人而還如其東北隅則山海險惡終不可得而極蓋與滿洲

及俄羅斯接壤但麻牟期自西北來衝岐為兩
派注於海地形若中洲然故夷人或誤以為島
矣麻牟期蓋黑龍混同兩江合流之尾云宇治
拾遺安倍賴時欲逃罪於海島先率其屬多齎
糧食泛海北行至一洲有大河入海遡河七日
兩岸豐艸閒無一人又遡三十許日始有人馬
聲隱葦而竊窺之凡可千人騎而涉其人馱舌
赤髻如世畫胡人懼而還疑此朝鮮申叔舟海
東諸國記曰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日

本最久且大其地始於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
州之南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是韓人知吾東
北界精於我蓋以其國接壤故也盛京通志黑
龍江即薩哈連江今按薩哈連即左加利牟俄
羅斯呼北蝦為左加利牟蓋因此江名也志云
北蝦即萬國圖中東室韋地曰野作者也或曰
清會典輿圖所載阿党吉山一統志所謂寧古
塔大洲皆指此土未知孰是六月十三日戊寅
日向氏部下銃手入山得鷲雉雛以獻光輔籠

養焉光輔陣將之息時年十七性沈敏恭謹是
 行海陸跋涉軍旅艱難中能左右奉侍定省匪
 懈退與軍士往來款曲不敢以門地自高以是
 眾咸悅曰光輔雖童年器宇夙成已堪執國政
 十五日操練請監察山岡景風調役荒井保惠
 最上常矩臨焉命軍人擐甲橫槊布陣整隊以
 金鼓進退焉應援分合坐起如法操畢賜酒犒
 軍此月廿一日閏月九日十八日幕府賜
 藥於軍中每人加味平胃散香薷散枇杷葉湯

各一貼十九日饗蝦夷八十餘人賜物各有差
 酬前日造營之勞也眾闕飲歌呼跳舞盡歡而
 罷凡役蝦夷終日苦使惟給一飯而止是日饗
 賜出於特例夷語謂之於武志耶蓋猶華言饗
 禮二十日軍中本禁飲酒而此間瘴氣殊劇軍
 人病且死者稍多矣土人曰飲酒喫蘿蔔則可
 免由是權開禁從今日而間日賜酒每人一合
 既而每日賜焉蘿蔔則不可獲偶就商船乞得
 珍重猶中國之於葎二十一日從陣將出觀夷

人使狗引舟一人艤舟一人呼狗狗至輒縶之
繫縶於絳丸引一舟須六七狗別放三牝狗為
導且備他狗阻道既而眾狗隨導狗而走左右
前後惟人意所向每值海岸曲折處身入水中
行巧令舟不與巖石相觸頃刻數里往來如飛
役訖解縶勞以魚肉群狗搖尾作聲如以就役
為快者冬月挽凌牀亦如是俱用扇狗云二十
四日召富五郎源七問陷虜之事兩人為說其
略曰臣等以丙寅九月為俄羅斯所擒至便刀

早稻田山琴圖家

呂婆宇留志古伊按遭厄紀事作便刀呂婆宇

瀕明年正月加牟左都加宰至召臣等飲以酒

慰藉以華語遂與其徒議再寇聞宰乃至長崎

虜使兄也一日頭目弥加良伊左牟多良伊知

遭厄紀事作尔古良伊安礼伎左牟刀呂伊知

一名保於志刀布又曰前名為庶人時之稱後

名為頭目召臣等問本邦事情臣等亦詰其所

以入寇之故曰前者我國王愍倭漂民遣大臣

遠送還以乞通商而倭不納不納猶可而言曰

今後勿使汝國人再來若來者其人與舟併火

焉夫舟楫漂泊何國無之况於我船賈為業乎
而今倭梗途如是是我不能建國也以是我王
使吾試倭果能踐其言否耳臣等曰若然者何
不投書以明其故而徒暴邊疆是無異盜賊之
為也頭目乃自以蕃字作書又口占令源七以
邦字書紙背四月頭目再率舟師歷知由步加
諸島入加良布刀所過無不掠商船焚廠房搶
奪財貨六月至利伊志利以前所作書附臣等
放歸期曰明年當來取答宜候我於左加利牟

宇留都布惠刀呂布三島之內若不得請我長
令倭不得置官司於左加利牟世言俄羅斯以
五洲一帝為志其語雖未盡信然今考職方外
紀西域聞見錄等書云其國兵力甚強日事併
吞故明萬曆中其國不過東西萬餘里至清乾
隆堇堇百餘年間至東西二萬餘里南北三千
餘里乾隆至今又若干年其三方吾不得而知
東一方則已至海矣可見谿壑之欲無厭世所
言不無其由也

本朝痛拒絕而不通可謂伐謀矣二十六日得
異鼠形大於常鼠黃質白章尾端有毛常居樹
上性柔馴不畏人或曰爾雅所謂鼯鼠也又海
鳥有善知即國雅所題咏舊說此鳥穴居巢于
海岸母呼曰宇多布則子應曰耶須加多人為
母聲以感之伺其出而取之母見而泣血雨下
故捕者必著笠蓑古者以實

伊勢大廟庖余見其死而乾者黑身白斑白鬚
黃脚鬣有峰本生于津輕外濱隨風氣開而北

今居于此然絕無而僅有云

青森有善知鳥祠在安方街夫木集

咏此鳥云美知乃久乃曾刀乃波麻柰留與步
古刀利柰久柰留許惠波字多布耶須加多又
云古乎意母布柰弥多乃阿米乃加左乃宇
開尔加加留毛和鼻志耶須加多乃刀利又

奇畜有利古牟加武伊形似狗而無尾蓋狐屬
也又海產昆布水出刺姑山生黑花百合花雖
稱黑其實深紺似黑耳閏六月初九日癸卯陣
將行軍臨軍士廬白井胤固患眼陣將為贈真
珠軍人物故雖士卒最下者必遣親臣賻吊於
是人人感戴為挾纊之想矣十五日見俄羅斯

銀錢有耳而無孔耳貫小環繫以紅條重十三錢面雕人面深目螺髻神采如生背刻如浮圖者郭隱起蕃文共精細巧妙不可狀云虜入志連刀古之日所與蝦夷之物也

按遭厄紀事米多伊禮狀如錢

銀鑄王面以賞武功蓋此物也

夷人懦弱無武備賊至不能抗

賊亦遇以兒童動施錢帛欲以恩懷之姦謀可惡十六日十九日兩日閱武二十日鎮臺賜酒犒軍二十八日辨財天廟成廟在營南山上舊趾距今廟西二百許步臨海岸往年俄羅斯火

之刻番文於銅版揭神門去以無識番字者竟不知為何謂今船人因祈歸軍安穩請再建焉陣將為題妙音宮三大字倩荻平近禮雕木而扁廟瘦勁可觀是日軍士多賀谷高知田中玄德等奏雅樂落之荒井保惠聞而嘉之饋以酒殺隋唐遺音亡於彼而存於我既奇矣况今奏之於北荒窮髮之野乎七月初二日丙寅原捷重引所部自留於多加還初七日班師海北苦寒四時皆冬而無夏唯六月稍如春百花盡開

八月雪一雪不可復航冬日海水結冰厚丈餘若中國人於此度冬則不免凍死以是監軍命及時班師是日陣將率兩軍登舟令丹羽能教殿衛監軍不然能教送至營門辰後六舟放洋初八日早抵志良奴志西望利伊志利峰峭削天際黛翠可挹請伴宗馮摹真影舟逢悍潮而退碇宿大洋中入夜雷雨海北少雷而聲低蓋因陽氣微也初九日至曾宇耶海中有石形狀如蜂夷人謂蜂為曾宇耶由是名港以此地為

咽喉要地是歲奉行河尻春之出鎮焉陣將令用所組頭香坂宗光登陸問中軍軍將亦使片峰勝興來報勝興言中軍無一人病故惟軍將謙有罪被戮耳又曰去歲津輕戍兵一百五十人度冬而死亡七十餘人予謂津輕戍兵死亡如此而今我軍將士安寧不損一人者實雖由冬夏異候未必不賴我撫卹有法而吾渭陽亦與有力焉渭陽姓加賀山名盛正稱雲省以醫官從軍後聞中軍甲長山田直保以下軍人中

瘴毒而病者數十人其疾將發也腿腫色青黑而後至於遍身浮腫不治渭陽曰是醫宗金鑑所謂青腿牙疳之症而少異者如不拔病根厥疾不療黑處即毒此為病根乃刺黑處出惡血然後服藥數日皆愈是役也三所戍兵疫死五十餘人咸同症而不遇良工若渭陽者可謂不幸矣北蝦氣候極寒不生竹至此篁竹滿山人家皆茨以竹葉海產河豚是日軍人多釣獲忿腹怒目潑刺於舟中申後發曾宇耶薄暮遙望

礼布牟志利猶華言洋島此島在利伊志利西北而稍相伯仲初十日天色陰翳未刻至麻志計洋東風怒號雨亦大作舟師惶遽欲收帆以殺風勢勢猛而不能下手飄泊於黑風濁浪中者一晝夜十一日雨雖止風勢倍烈危在呼吸初人人危懼數問以安危舟師恐沮眾詭對曰百無憂至此俄呼天斷髻叫曰人力已盡矣乞諸君助禱神言未訖一聲砉然檣折入波中檣雖已折帆網未絕舟為所牽引欹側幾覆乃令

水手截帆網帆檣去而舟始稍安然怒濤噴薄振撼盪兀猶未定我所乘千六百斛舟而其輕如一葉因憶唐孟郊出峽詩有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句又宋徐兢使高麗錄曰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覺有海惟見天日明快及降在窟中前後水勢其高蔽空可謂能盡實景矣若非親履此境者不能深知古人狀物之妙也薄暮舟人報東方見山是行六舟取五於兵庫取一於仙臺是以五舟常擯一舟而不納是月十二日

適二百十日五舟以其當颶期咸欲泊曾宇耶以過是日而一舟獨不可而去餘舟望之激而起終焉賈此禍餘舟四散茫無影跡矣十二日有單舸出迎闔船喜曰是真苦海慈航登陸而問地名曰於爾志加南距松前尚一百五十餘里即西蝦西陲也黃雀蜻蜒蘿菔茄子之類北蝦絕無至此見之不覺眼明夷人亦間有通華語者十三日風陰闔軍步行循海而去至刀伊良都計石壁嵌空中通小徑前有磐石其上可

列數筵風濤與石鬪喧虺如雷殊為壯觀是日予獨後走及則陣將已與臣教踞石上觀濤午時炎熱晚次留留毛都霸道上見蝦夷圈熊夷俗以十一月為令節及期開圈放熊以七十箭環射候其嘔沫加木踐烹肉享賓祀菟為神夷俗本彌善射然其實木弓木矢不能射遠穿堅惟善毒鏃北蝦則不毒北蝦未知有橋梁故雖濫觴必須舟楫今日始見槁十四日有日向氏部下與力二人至始知第四號船在麻志計二

人言奉隊長命往曾宇耶蹤跡飄流諸船是日陣將亦另遣與力二人與之偕行十五日是行以除番家運上家之外夷中無可復舍衆乃分軍為二隊令間日而行是日輪發之序在前隊因與調役謀前途軍行事議未決權留前隊而令後隊先進發後隊行歷阿布牟渡能部志耶水次麻志計未至數里道側有下司昌武百崎重房墓兩人日向隊長部下之士歸途病死于舟中石崖無土埋石罅中填以碎石所謂四元

行外創見石葬可哀也然男子業已辭家從戎
本志於馬革裹屍則石葬可壯而未足以深測
焉始食鮭西蝦沿海諸水皆產焉伊志加利江
為尤盛土人網取或醃或腊舶送內地貨之四
方其多亞於鯨二十一日與力還自曾宇耶復
命曰第六號船在曾宇耶第二第五號兩船同
在耶牟計志利惟第三號船未知所在是日鎮
臺命歸師出於箱館因給夷夫運轉初赴東蝦
之道遡伊志加利江至惠便都布刀今年留留

毛都霸支配人文右衛門以水道艱阻建議始
闢山通陸路人便之商議由新道疾病不堪步
行者乃附船二十二日返就故道欲循能武志
耶水而上因溪漲過橋而北至阿布牟東折入
山山上平衍高敞遠近洲渚咸在履底降八九
町渡能武志耶水上流峽行數里有坂羊腸而
上新路生梗竹木根株未全除加以泥濘行步
甚艱數踞樹根憇息而前下路尤峻折晚次爾
世婆留麻是日始聞蟬二十三日峽行踰一峻

嶺溪水皆自此嶺分流似宜名分水嶺下入柳林揭水者數十次再入山山盡而平地並澗而行次惠多伊便都猶華言挽舟河聞渡江船未集前隊尚滯中途為駐軍數日軍中每寢輒覺如面被蚊蚋啣從捕之不得諸人怪以為物至令人在側守之竟無所見晝夜盡然蓋深山無人之地山嵐所使然也八月初一日甲午發惠多伊便都林木深翳連亘數里見削大樹白之以問土人云所記以便于雪中往來又見欵冬

高丈餘葉大如張傘余聞薩有蘿蔔大合抱長三四尺一馬僅可馱二根天下之物何嘗無對至此地勢曠濶不見山次於志良利加地多柳樹初二日舟下伊志加利其水渾濁而深下流至深三十尋云夷中第一大河也夾河皆荒茅深箐往往有蝦夷居焉晚泊利備多利猶華言高沙汀始有蚊是日秋分初三日順流而下泊惠便都布刀惠便都水自南來合於其前初四日黎明橫絕伊志加利而入惠便都沿江饒紫

終山錄
葡萄其蔓連絡樹枝其實倒垂波上累累如貫
珠摘而食之味極美江廣初不過半許町隨遡
隨濶上流至與伊志加利爭大小蓋伊志加利
深而此江淺也每遇巖瀨悍湍使夷人引絳乃
能上初期是日至惠志耶利布刀而尺進尋退
中流日暮夜半力竭而暫繫舟於岸左柳樹忽
見上流有火光熒熒照波少焉有宗光至念陣
將苦飢持一壺酒來贈也因賜餘瀝禦寒舟人
夜棹不休初五日早有人自前站送行厨至陣

將讓諸他舟而不受已刺過惠志耶利水合惠
便都處抵惠志耶利布刀闔軍自疇昔不食至
此始飯飯訖即行軍人由陸陣將獨與左右數
人浮舟出於西湖周圍四里水不甚深舟待篙
而行湖東平山駢列三面平楚際天唯西北天
外群峰嶄然見頭角於晚霞中陣將顧望嘆稱
久之過湖又逆河而上萑葦滿澤舟行其間昏
黑至千歲川舊名志古都國音與死骨通故改
云自此為東蝦所轄夷俗非上戶富室不得樊

禽園獸其尤所貴者鵬也夷言謂之加毛伊知
由步加猶華言神鳥謂此鳥始教男女交接之
道猶本邦鵲鴿也或人云見最上常矩言此鳥
嘗充貢唯因俗所貴而非形狀毛色有異也陣
將亦欲得此鳥及異鼠以獻公至此購得之
初六日有男女數人來送鵬酌酒擬之又自飲
各獸酬涕泣而去蓋畜養之久一旦臨別不能
忘情姑人待之以盡其心乃人之情也辰後發
千歲川沙路平坦穿林而行有溪水裁勝舟即

泛溪而下入東湖東湖名比比西湖名於左都
兩湖本無名皆冒以傍近地名也東湖較西湖
差小四面咸蘆菝菝蒲湖水溢為由宇步都水
南流注於海乃順流而下晚至由宇步都乃東
蝦南潯矣此方之人始知用錢又巧雕文刻鏤
為製玩好器物鬻之自此道上有里堠是日得
異鼠云千歲川所出全與北蝦產同初七日循
海而西蘆葦弥望人家皆葺以蘆葦午時至古
伊刀伊西南隔海望見南部之山晚次志良於

伊初八日平行入山踰嶺至海濱日暮矣會陣
將家臣先行者兩城信八平二兄弟來迎次保
呂便都華言大水也村傍有水故名馬蝦夷無
松止有落葉松至此始見一株黃茅白葦中蒼
翠亭亭殆如見故人初九日至知利便都見夷
童遊戲於澗旁一人清秀異於衆問之云番人
納夷婦所生是日陣將乘馬行度山循海次毛
呂良牟初十日並海而北遠望後方羊蹄山向
日海上所望蓋其正面而今所覩其側面望處

雖異其狀一樣始知名山多如此不特富岳而
已過豐澤牧牧場廣袤數町繚以木柵以防奔
逸蝦夷從無牛馬箱館奉行筑前守戶川安倫
始舶致馬五十餘匹放牧於此自此至於志耶
麻牟便之間置牧三所曰平野曰岡田曰富川
次宇須後負宇須嶽前臨海灣峰巒環拱洲渚
綺錯恍如一幅好畫圖惟恨秀媚雖有餘氣象
局促未免為庭池間之物若使之差恢廓應比
勝於巖島松洲也令甲禁中土人過此而東客

歲參政堅田侯堀田正敦巡北邊亦至此而返
轅云自此以往華人與夷雜居者多矣始見佛
寺近年幕府所勅名善光寺隸於江戶寬
永寺十一日發宇須輜重及病人皆載舟餘則
陸行次礼步卒計沿途每山坡險峻之所往往
有憇亭云參政巡邊時所設也十二日午發礼
步卒計登保呂柰伊嶺東南隔海瞻佐原山降
嶺有大蜂當途作窠近之輒螫人故過其前者
必折枝兩手披拂以得過數人之後蜂益怒

不可嚮邇因穿林潛從蜂後而過中途日暮踏
月而行光輔先行已就舍令數人來迎或挈壺
殮或牽馬至陣將乃騎行光輔亦出迎夜半次
於志耶麻牟便是日牽馬來者自云本山越內
夷人拓東蝦時歸化結髮剃髭右衽名清吉望
之言語衣服宛然華人也而其居止尚依夷人
十三日陣將疲甚過午始發軍人則先行次山
越內陣將雖騎行尚不能及半途而次志良利
加夜半臣教與信八載酒來候十四日舟行已

刺至山越內華夷分界之地山越內讀為耶武
久志柰伊夷語耶武栗也久志多也柰伊澤也
地多栗樹因名焉蝦夷地名隨其人化為華寫
以漢字而反失名義槩如此至于如松前弘前
秋田等皆是也近有秋山左仲者官于此一日
有公事赴箱館人以風波留之不可中途覆溺
以其以死勤事命其子襲官云軍人不發待陣
將至而上道陣將仍由舟至乃娜於伊換舟舟
人以雲氣不佳辭強而後可比至石倉果風波

大作乃舍舟陸行次鷺木自此始無蝦夷十五
日並海而行過小大二嶺大嶺上遙瞰南方大
海中突起一山地脉不絕如蓮之有莖是為箱
館下嶺則山谷四拓原濕平曠始見荒茅中往
往有田疇前箱館奉行安藝守羽太正養募奧
羽之民所開墾惟恨秀而不實也嚮我軍赴北
蝦也以其地險阻不須騎乘陣將棄乘馬與轎
子於松前去是日船人載轎圍人將馬來迎陣
將乃騎行次大野蝦夷無諸果至此始有梨云

箱館所產最佳三宅隊長使記室安惠重庸來
候始得第三號船耗云飄流于利伊志利島重
庸言聞舟將覆舟人謂西川重光龍造寺隆虎
曰臣等數人實未_下如闔舟何祇當誓奉全二公
重光不可曰軍亡與亡吾職耳莫煩爾曹周旋
也俄舟觸巖而壞適桅仆架岸人蹈以登陸不
損一人衆以為神助矣又曰山岡監軍丹羽能
教皆已回舟十六日平行循海而至箱館此地
西距松前二十五里南隔海與南部之佐井正

相對海水彎入屈曲而東為一大灣有山扼海
口鎮府背山面灣故山外雖大浸稽天灣內波
瀾不生以是賈舶輻輳桅檣為林松前洋中多
暗礁不可久繫泊故客舟多移而停泊于此夷
地千里茫茫草寂烟寒至此閭閻撲地絃歌盈
耳始一洗夷狄羶腥之氣矣是日仙臺戍帥柴
田兵庫贈酒軍中陣將亦報焉聞兵庫時年甫
十七十九日晚登舟出港二十日辰後至知內
遇西風而退幾復還箱館既而風回東南薄暮

再過知內至吉岡夜中涉三險過三厩二十一
日未刻至青森從箱館至青森非絕遠惟海不
可橫絕故稍西近松前而始放舟隨潮而下乃
能達焉丹羽能教北原光豐不敢歸駐軍待陣
將是日兩人出迎藩侯亦復犒以酒二十六日
發青森南向巖城行次黑石巖城津輕名山與
南部巖鷲並稱較之吾鄉諸山其高卑宜居飯
豐磐梯之間使番井深重休來自會津云奉命
假道令歸師出於出羽始得田中藩相訃藩相

名玄宰性度寬宏有曩祖風相 恭定公改紀
國政繼事 貞昭公及 今公為政三十年政
成化行號稱賢相國人賴之聞其沒一軍無不
為之駭惜流涕者二十七日次碓關二十八日
踰箭立嶺相傳坂征東謂此地當中國之鬼門
乃禮射以厭勝其箭中杉俗謂中為立因名焉
絕頂老杉一株樹柵樊之云分此樹半身界奧
羽奧羽之廣莫非不足於地而國界爭樹半身
何也下嶺則峽漸開平疇豁然嶺以北稻未刈

嶺南則收穫已了僅隔一山而氣候不齊如此
次大館二十九日次綴子三十日過龍鼻巖沿
米白水而行既而山合路窮於是呼舟下米白
七倉山遠駢峙於左方相傳是山舊有八峰巨
靈擘其一峰界海為泖邦人呼泖為瀉即今八
郎瀉是也自後山為七峰至荷揚而登岸再渡
米白徑烏帽坂次飛根九月初一日甲子次森
岡初二日行循八郎瀉相傳昔有三人樵於山
八郎者得三魚於溪欲待其友而食試食其一

味珍甚遂食而盡忽不堪渴俯飲於溪溪涸矣
友來見而異之顧曰我將為異物卿等急去言
未已身化為龍拔山簸海乘風雲而去由是有
此瀉廣三里袤八里終日行而不離瀉鳧雁鷗
鷺滿水面鴻荒之世怪誕說不可詰以常理舍
人親王尚筆而不削諸國亦往往多此類奧羽
籍亡而不存八郎瀉事可以補風土記之闕也
晚次大久保初三日次土崎初期宿久保田城
下因土人托事故而辭次于此既而聞秋田藩

制不許他國師舍于城下若有過城下者設備
於城內待其過而撤海出雷魚魚初出常洋及
佐竹氏徙羽絕于常而產于羽土人神之為制
鮑字是日霜降初四日過久保田藩侯使來犒
師晚次界驛初五日次六鄉有駛卒至云梶原
景保日向次明西川重光龍造寺隆虎等皆以
前月入會津但大田資慶飄流佐渡而未還初
六日過金澤後負重山前俯平疇天然建都之
地矣昔人城此有以也永保中清原武衡家衡

據柵叛源將軍義家攻圍連年僅而克即此遺
趾在山上

八幡祠在焉蓋義家所建也出驛路左有鎌倉
景正墓景正妙齡殉國忠勇可嘉宜後裔于今
享茆土米澤侯本姓長尾按梅花無盡藏長尾
族出于景正過橫手次湯澤初七日遠望鳥海
山雪色皚然過小野舊傳美女小町所生地小
町手植芍藥猶存次院內初八日踰雄勝嶺次
金山初九日過新莊次船方初十日次楯岡十

一日經天童次山形藩侯使來犒師山形係我藩舊封寬永十三年鳥井氏封除吾土津公始自高遠徙封於此二十年再遷於會津明和元年徙封和泉守松平乘佑於西尾也再命我藩遣兵戍此五年矣陣將室老山口範寬曰當時吾從我先主來四十一年于今豈謂白首再至於此土產締絡試問價三倍于昔是雖小事亦可以觀世變也十二日歷上山次赤湯地出溫泉十三日至米澤藩侯使來犒師十四日上

網木嶺羽奧以此為界是行所歷崇山峻嶺亦多矣而其中尤大者為國見次則此嶺又次則箭立國見與此嶺勢緩而長惟箭立最嶄絕矣按奧之地仙臺南北平行數十里盛岡以北大半皆山而不毛不與蝦夷異會津與津輕別關一境地勢譬之長蛇首會尾輕首尾向西拳曲腹抱羽限以重山是二國自然境界也下嶺次檜原十五日次鹽川公使使番原則賢郊勞十六日入若松自若松北至津輕三厩一百有

六十四里陸道自三厩北至松前一十有三里
海道自松前北至北蝦三百里海道自北蝦還
西南至於爾志加一百有五十里海道自於爾
志加南至於志良利加二十有五里陸道自於
志良利加西南至惠便都布刀三十里順流自
惠便都布刀東南至千歲川一十有五里逆流
自千歲川東南至由宇步都七里順流自由宇
步都西南至箱館七十里陸道自箱館西南至
青森二十有六里海道自青森南至若松一百

有二十八里陸道通計往返海陸九百有二十
八里十月十日癸丑後軍還自松前十一月二
十八日己丑中軍還自曾宇耶十二月十五日
丙午 幕府賞內藤信周北原光裕賜以時
服各五領丹羽能教日向次明梶原景保三宅
忠良各三領

余役歸草此書未脫稿茶山管翁取去經十
餘年見還會藩纂錄蝦夷事又取入留八九
年于時余亦就官上有官事下有妻孥仰奉

俯育公私鞅掌無復意於文字棄置簾底十
許年矣既已經三紀之久則壯者老老者死
同行半不存是以少年好事者時時就質以
當時之事余亦老矣素無記性因出此書而
檢之少作也草稿也疵瑕百出不堪自觀況
於他人乎乃欲焚可惜欲存不可事屬鷄肋
適有淡海書生大岡子栗者來一見曰此天
下奇事而子謙謂文字不足觀欲焚何也苟
令其事可傳何論文字其事不可傳文字雖

奇所謂無用贅言矣熟考子栗所誨亦似有
理於是姑刪定而存焉子栗名寬一字廉平
為人辯博喜談海外奇事余因問曰俄羅斯
初請通商不得怒而入寇既而還倭申前請
期而不至事情不可得而知無以了局何也
子栗曰嘗遊箱館見松前人中川五郎次言
前於惠登呂布為俄羅斯所執至加牟左都
加聞入寇非虜主之意虜使自長崎歸愧不
得要領欲自殺或止之曰子何不報怨雪耻

然後死死未暮也遂遣其屬入寇又自噬臍
 歸未至國仰藥而死其後虜主再遣人送俘
 至蝦夷謝罪易質而去按遭厄紀事辛未六月久柰志利戌帥捕
 俄羅斯七人幽諸松前三年彼自獄中上書
 許寬又有俄羅斯船載所俘五郎次嘉兵衛
 至日保於志刀布亂暴虜主所不知而今罪
 人皆既死幸赦囚見歸鎮臺尚疑其偽令其
 歸取有司璽書來證乃放歸俄羅斯是虜之
 事自甲子至癸酉九十年而畢矣

所以不復至也黠虜多詐其言固不可信然
 觀丁卯亂後絕不來每我民飄泊必縱還之
 則善意可見其言或然今因繕寫此書併錄

所聞而附後用以備參考云天保十二年辛
 丑八月五日高津泰識

終北錄終

任八月五日高舉奉檄

終北錄終

終北錄跋

大丈夫無四方志則已苟有焉非西窮
二嶋北盡三蝦足跡遍宇內則未足以
稱壯快也然汗漫放浪虛擲歲月不關
天下痛痒亦何足尚焉惟若我淄川先
生而後足以稱壯快矣先生早歲從軍
戍北蝦又從古賀博士赴對馬接韓使

其間道程約一千里經貫
皇國版圖殆所謂足跡遍宇內者况紀
行之文竒事異聞收羅無遺頗屬有用
又異撰于彼品山評水之徒乎先生紀
行在對馬則有對游日記在北蝦則有
此編而此編最竒異儻人毛骨當今
幕議方經理北疆家君以其或補參考

先梓以公于世如日記有待他日嗚呼
風氣之開月變日新今之蝦夷非復昔
之蝦夷則後之視今由今之視昔觀者
其有感于斯乎
安政丁巳夏四月下澣

門人高橋宗彰拜識



友人得所佐瀨恒書





Footnote or marginalia on the right page,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ext is faint and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border.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 commentary or a list of items related to the main text on the page.

